

潘金蓮野史





国防大学 2 060 7822 4

潘金莲野史



赤皇吟 著



国防大学 2 060 7822 4

(京)新登字172号

**潘金莲野史**

赤皇吟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大兴包头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3印张 6插图 492千字

1993年3月第一版 199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000

ISBN7-5059-0917-7/I·649 定价：14.50元

五娘 潘金蓮



西門慶

GDN 37/00

大娘白鶯鳳

七娘辛楓遲

三娘薛月蝶

六娘尹雅娘

二娘柳如茵

四娘俞雲虹



十娘 艾德馨

(后补) 六娘卷儿

九娘文官果

腊三娘  
后梅娘  
补

八娘司淑琴

后补  
九娘皇甫岫

秦淮六妓歌蘭



魯達人



古秋烟



叶碧茵



武松



武大郎

新家駒

尤五師

益兒

榮子



# 目 录

卷 一	宏丽寺群姬闹端阳	( 1 )
卷 二	献胞妹两进郎辛府	( 17 )
卷 三	狩猎归村姑巽霜天	( 33 )
卷 四	红绫轿千里走汴梁	( 49 )
卷 五	葫芦湾漂泊葫芦谣	( 61 )
卷 六	月朦胧淑女追天灯	( 76 )
卷 七	秦乐恩洒洒五座坟	( 91 )
卷 八	鲁逸人恩泽桃花源	( 106 )
卷 九	白雾凇结出相思子	( 119 )
卷 十	豆蔻心碎裂锦绒榻	( 136 )
卷 十一	吊睛虎闯入情斗场	( 149 )
卷 十二	小媚娘苦恋冷秋阁	( 161 )
卷 十三	艳阳天娇姿露春窗	( 176 )
卷 十四	授锦囊绿风扫红莲	( 187 )
卷 十五	一剪梅搭成驱虎桥	( 200 )
卷 十六	布陷阱暗射双雕箭	( 210 )
卷 十七	苦命妇情化烟雨恨	( 219 )
卷 十八	玉簪媒霁虹拜花烛	( 230 )

卷十九	婀娜媚两成琵琶吟	(239)
卷二十	新嫁娘初试鳌头风	(250)
卷二十一	醉芙蓉冤妾小舌战	(260)
卷二十二	文官果赴宴出黛林	(273)
卷二十三	复仇女把玩偷情夫	(289)
卷二十四	尹西施醉说碧霞楼	(299)
卷二十五	古秋烟结义梦皇斋	(313)
卷二十六	游新府十女赛凤舟	(323)
卷二十七	捣药店夺美女移花	(347)
卷二十八	三佳丽卜辞金瓶梅	(358)
卷二十九	六楼主网扑描彩手	(369)
卷三十	嫁梨仙文儿闹娲馆	(384)
卷三十一	青枝子奇葩暗浮香	(399)
卷三十二	辣俏妹虚描野合图	(413)
卷三十三	叶碧茵缢化红烛魂	(424)
卷三十四	潘五娘玉裸葡萄架	(434)
卷三十五	新河口金莲睡官船	(444)
卷三十六	小官僚包嫁刁灵芝	(456)
卷三十七	平风潮荔月大屠城	(467)
卷三十八	阳间鬼鬼节烧法船	(483)
卷三十九	西门媚巧送菡子鞋	(499)
卷四十	白馥岚主缔鸳鸯亲	(511)
卷四十一	紫薇人策划东楼缘	(521)

卷四十二	暗杀船夜泊梨花渡	(535)
卷四十三	两姊妹密商玫瑰计	(545)
卷四十四	秦淮妓泼墨成三韵	(554)
卷四十五	瓶二姐泪蒙雪狮怨	(564)
卷四十六	绵绵雨愁煞女儿国	(571)
卷四十七	端香儿色夺雪花银	(581)
卷四十八	童男女殉葬五里塚	(589)
卷四十九	尤三郎魏断薛翁碑	(600)
卷五十	黑腊梅领命三设宴	(610)
卷五十一	西门府典贺天子匾	(620)
卷五十二	挫嵒娘梅莲二进攻	(630)
卷五十三	阳谷霸毙命狮子楼	(639)
卷五十四	潘金莲鸣冤击堂鼓	(650)
卷五十五	双凤堂驱逐柳如茵	(661)
卷五十六	薛月蝉沦娼夜来香	(671)
卷五十七	何娘子血溅县花园	(681)
卷五十八	靳家驹怀抱火焰女	(691)
卷五十九	紫石街血唱绝命歌	(702)
卷六十	河神庙花土葬婵娟	(712)
后记		(722)

# 卷一

## 宏丽寺群姬闹端阳

十八里青砖围墙的阳谷城，内有名鼎北国的狮子楼，外有名噪江南的宏丽寺，楼的峻岭，寺的妩媚，两相竟放异彩。单言城南郊的宏丽寺，就更有奇处：每逢端阳时节，寺顶的半空里总要从南天涯楚地飘来玫瑰色荷云，聚作锦伞，幻化奇形，或凤，或虎，或狮，或龙……，金阳穿射，投在土地五彩华光。据说，此乃诗人屈原的《离骚》之魂。有了这般旖旎的景观，此地便兴起了一年一度的端阳大庙会，各地商贾小贩不远千里而来，甚至不乏卞都和皇宫里的游者。达官显贵，墨客骚人，武林剑侠，庶民百姓，蜂拥成人山人海，大道通天，整日车马轰响。

宏丽寺是一片华美壮观的庙宇群，建筑在两丈余高的台基上。台北二里方圆，南北两座天门俯视百级石阶，遥遥相背；两座天门之间，是一片格局对衬的双层庙宇，座座庙均有天桥沟通。红柱彩廊，朱墙翠瓦，金佛壁画，钟声香雾，被一圈翠绿的古松掩映。寺庙台基周围是开阔的洼地，北沿

便是阳谷县护城河里的芦苇，夏秋雨季，这洼地因与护城河相连，即变作荡荡湖泊，南北天门各备小船，来来往往。端阳时节，这里却是黄澄澄的平川。借此一方宝地赶庙会，已是这里古来的风俗。人们乘兴来烧香敬佛，保佑长命富贵。

这日，艳阳高照，彩车花轿熙熙攘攘，各家卖主吆喝不绝，小摊小贩星罗棋布。在南天门外，站着一位青年，锦袍锦帽，眉清目秀，手扶石栏，居高临下观赏端阳庙会的盛景。他是在驱赶一腔愁绪。此人正是阳谷县城生药铺主人西门济世的儿子西门庆。

西门父子祖籍阳谷县乡里，祖上有块风水宝地，曾是当地富豪。传到西门济世，家景每况愈下。因这西门济世生性懦弱，常受人欺。幸有妻室赵氏，性格刚强，识文达理，暗中出谋，维持这分祖业；然而，当地豪强结成团，串通官府，诬告西门济世，让他吃了一场官司。只好把这祖传风水宝地卖了，方保得一条性命。西门济世自此决意再不务农，遂转而迁居阳谷城里经商，临街买了几间房舍，开了一家生药铺。西门庆自幼受母训养，六岁上便能理帐，颇得父亲宠爱。十岁上又跟江湖艺人学习了一手护身的拳脚。平时深居家中，忙时陪父亲站柜台，闲时伴小妹西门秀姑读古籍。朗朗月下，也常让妹妹看他练拳脚。西门庆十六岁便与庶民闺秀陈氏成婚，当年得孪生女名唤杏仙、梨仙。西门济世天生无经商之才，一连数年，发不了大财，全家七口人，在阳谷城里只是个诚实的商家。赵氏有怜悯之心，常接济缕衣寒士，上不得罪官府，下不招惹邻舍，管束子女也严，故能岁岁平安。

然而，杏仙、梨仙过了五岁生日，西门家便连年遭灾。

先是赵氏病倒，一连数月汤食难进，吃遍草药未愈，洒泪命绝。西门济世中年丧偶，象掉了魂儿一般，也半载抱病卧床，险些丧了性命。西门秀姑长到十四岁，美艳聪颖，手勤眼快，满腹心计，活脱脱是赵氏的影子。与哥哥合力支撑药铺买卖。西门庆丧母的第二年，妻子又孕，腹部鼓似小丘，临盆之夜只生出胎儿一臂，妻子惨叫震耳，产婆束手无策，胎儿死于母腹，妻子四肢痉挛，血流一地，死于烛下。西门济世葬儿媳，又破一笔财产，百感交集，病势不减。西门秀姑便带着杏仙、梨仙相依为命。西门庆郁郁寡欢，懒得出门，无心经商，忧闷至极，就舞一条哨棒，在院里活动筋骨……

西门庆此时站在宏丽寺高台的南天门前，独自排解愁绪。在这片彩色的海洋中，那些舞枪耍刀卖野药的、以帐围场跑马戏的，卖牛肉热包子的、击鼓打板卖唱的、鹦鹉叼签算命的……都令西门庆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欲消愁绪反添愁。看着喧闹的人流涌浪，西门庆不禁更觉孤独索味，在一片沸沸扬扬崕声浪里，沿百级台阶走下南天门。他在花市上漫步，春月绽放的真花儿，纱绢精扎的假花儿，密密层层，在瓦盆里盛开，在高大的粗草把子上摇动，青枝绿叶，红了一里。拥挤在这里的，大都是似花爱花的妇人和姑娘。他望着这一片如火如霞的花儿，心里也热乎乎的。他给妹妹秀姑和女儿杏仙、梨仙各买了一朵，小心翼翼拿在手中。

花市里由西向东抬进一顶红花锦轿，后有一骑，上面坐着一个书生，名叫华孜朴，是当今朝中华太监的义子。华太监告老还乡，只带义子和儿媳落叶归根，未曾抵达阳谷，便死在途中，棺木暂停于官驿里。华孜朴与妻赶回阳谷安

家，身后的马车上拉着很多箱金银财宝。轿里坐着华夫人，她娇小妩媚，碧裙丝衫，嘴角挂着微笑，首饰煌煌，正偷偷挑帘向花市上张望，恰恰从西门庆身边过去。西门庆与华夫人的目光一碰，立即羞得低下头。华孜朴一副贵人神态，端坐马上，招摇过市。

刚刚扭转身来，花市里由东而西又走过一队歌舞彩女，穿得五彩缤纷，笙管琵琶，竹板鱼鼓，边行走边吟唱，还不时从队里撒出些碎银，施舍赶庙会的人。队后跟着众多猎奇者，队前一女子举一锦旌，上绣“鲁府家乐”四字。其中一个是打板吟唱的小女子，亮着金嗓子，柔柔地唱俗俚民歌：“太阳为魂落桃源，明镜为心悬长天，鲁仙无酒不识醉，百代尘世一声叹，魍魉辈常伴锦袍乌纱，良善人常流碧血一片，权贵的脚板是天堂，凡夫的头顶是地狱，人间递增不平事，乱世婵娟泪涟涟……”西门庆望着这队奇特的女流，直愣愣地瞪着眼，直到她们化在花海里。

他的心渐渐涌起了花潮香雾，觉得一种甜美的东西轻悠悠飘出了嘈杂的闹市；可当他穿过了吆喝嘶叫的骡马市，立在一片脖子后插着草标的女子面前时，心突然沉了下来，有卖花的，也有卖人的，一个叫黑妞儿的姑娘，一身褴褛，却眉目清丽，眉宇里一点黑痣，黑亮黑亮的眼睛，透出泼辣精明。这黑妞儿原是大家千金，因父遭祸，株连九族，她虎口逃生，被人贩子骗了，带到这里，要卖个好价钱。人贩子见西门庆盯着黑妞儿，问道：“这位客官，你买吗？”黑妞儿闻声睁眼望着西门庆，西门庆摇摇头，悻悻地走了。离黑妞儿不远，并肩立着一对插草标的女子，姑名叫柳如茵，侄女名叫柳二姐。她们失神地望着西门庆。西门庆闭眼垂首，

匆匆离开这令人寒心绞肠的地方。

他不知不觉到了布市。那花花绿绿的图案，闪闪莹莹的丝绢，一匹匹摆在布篷之下，布贩子的脖颈后插着金星量尺，大声海吹自己的上等好货，一只手持着铜把银绸“甩子”，抽打布和绢上的灰尘。这时人们突然骚动，拥挤作一团。西门庆踮脚一望，见人群簇拥着一个不足三尺高的中年汉子，挑着一副炊饼担子，后面跟着衣衫褴褛的妇人和一小女，肩上都背行李，象是远道而来。这挑担的叫武大郎，后面是他的妻子和小女儿莺儿。他们的到来，霎时成了庙会的奇观。西门庆被挤倒在一个布摊子上，撞了摊子里的一个妇人。这妇人名叫俞霁虹，是布贩子郎太葆的妻子，郎太葆抽出金星量尺就要打，俞霁虹一扬素手挡住了，脸上飞红道：“他不是有意的。”遂捡起那跌落的两朵绢花还给西门庆，郎太葆吼道：“还不滚！”

一时，西门庆的心情坏极了，他摸摸怀中那一点碎银，想喝一壶酒解解烦闷。抬头望见一个高挑的酒幌子，便跨进席棚，要了一壶酒一盘肴。卖酒的是一对少年男女，男名尤三郎，女名薛月蝉，是得“景阳冈”陈酿真传者薛翁的孙女。

肚子里有了酒，西门庆转到了宏丽寺的北天门，穿廊观佛，手举着两朵绢花。正在这时，人群忽然拥向一个高坡，霎时挤成了一个疙瘩。

原来几个泼皮正围着两个女子调笑，为首的是一个膀阔腰圆、肥头厚唇、脸膛紫黑且布满麻疤的人，名叫达舒阔。他领着几个小兄弟，每年端阳庙会，在摊贩前持刀破相“刺大头”，个个脸流鲜血，不给小钱不走。得了钱便大吃猛喝，大醉酩酊，再去围女人，滋生事端。那被围的女子是阳谷白